

与大师为邻

文 的种子，在这片厚重的黑土地上绵延不绝。从四面八方，为新中国建设而来，在东北播撒下科学和人文的种子，在这里留下无尽财富。

群贤毕至

4 岁的佟多人在沈阳开往长春的火车上玩得很开心。多年后她才知晓，她的父亲佟冬从东北工学院党委书记的岗位，调到东北人民大学(吉林大学前身)担任历史系主任。

那一年，是 1953 年。两年后，佟冬担任东北人民大学副校长，佟多人的家搬到东中华路上。

上世纪 50 年代的东中华路，没有车水马龙，安然幽静。道路两侧坐落着十几幢风格迥异的小楼，每个庭院前都长着合抱粗的杨树和柳树。

佟家的邻居是一户姓唐的人家。每当天气好时，家里的孩子们就跑到院子里玩耍，大人们就笑着说：“又放羊了”。

佟冬人印象最深的，是这位唐先生对夫人很好，下班回家对孩子说的第一句话总是：“妈妈呢？”

1952 年正逢中国高等院校院系调整。响应国家号召，刚刚回国不久的唐敖庆毫不犹豫地从北京大学前往东北人民大学创办化学系。

有时，佟冬人写作业时抬头会发现一位老伯伯坐在沙发上，安静地看着她。

佟冬人听她的父亲讲过，于省吾是被东北人民大学校长匡亚明“三顾茅庐”请来的。

匡亚明对佟冬的邀请，于省吾却拒绝了。他说，自己已经是 60 岁的老人了，不期望人生再有波折。

渐渐地，佟冬人身边有了更多陌生人的身影。只是她不知道，那位长相憨厚朴实的伯伯竟然是长征 3 万多名红军将士中唯一的教授。

新中国之初的东北，即便给了这些大师们最好的待遇，物质也是极度匮乏。

佟冬人记得，家里很多年都没有窗帘，直到她和姐姐长成大孩子了，妈妈才用旧被里改了一条窗帘。

佟冬人记得，家里很多年都没有窗帘，直到她和姐姐长成大孩子了，妈妈才用旧被里改了一条窗帘。

佟冬人记得，家里很多年都没有窗帘，直到她和姐姐长成大孩子了，妈妈才用旧被里改了一条窗帘。

佟冬人记得，家里很多年都没有窗帘，直到她和姐姐长成大孩子了，妈妈才用旧被里改了一条窗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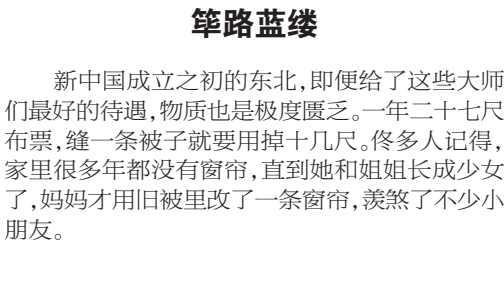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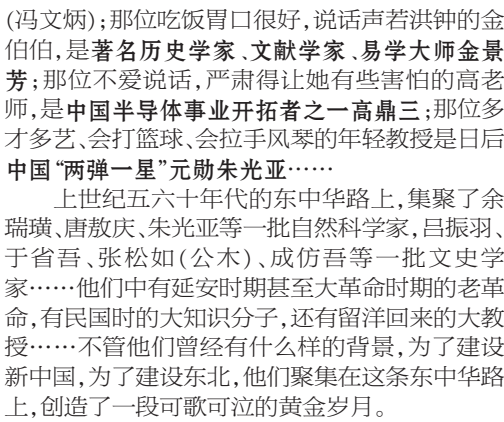
佟冬人记得，家里很多年都没有窗帘，直到她和姐姐长成大孩子了，妈妈才用旧被里改了一条窗帘。

佟冬人记得，家里很多年都没有窗帘，直到她和姐姐长成大孩子了，妈妈才用旧被里改了一条窗帘。

佟冬人记得，家里很多年都没有窗帘，直到她和姐姐长成大孩子了，妈妈才用旧被里改了一条窗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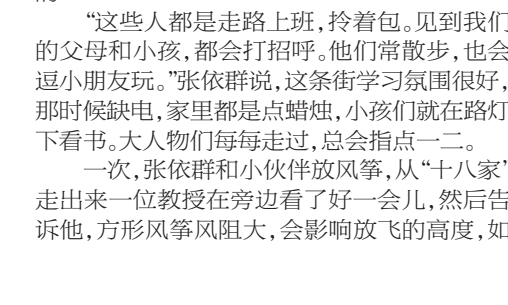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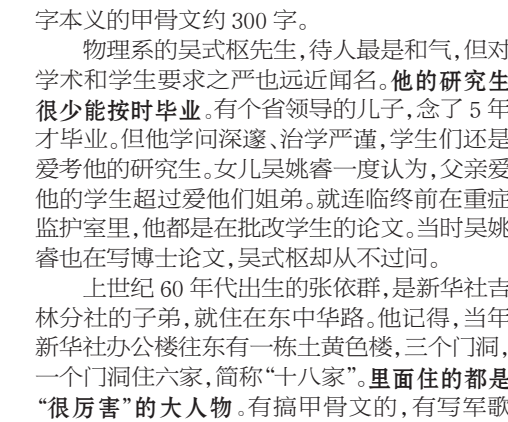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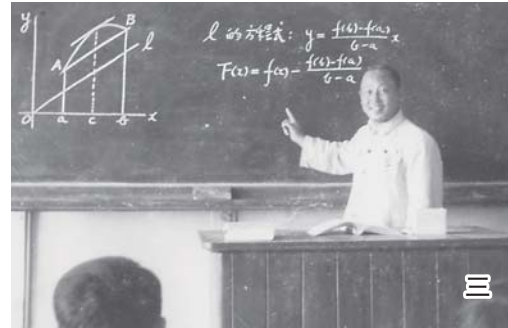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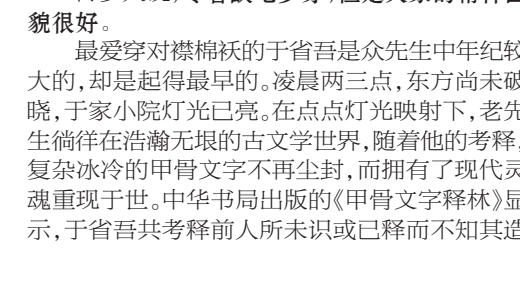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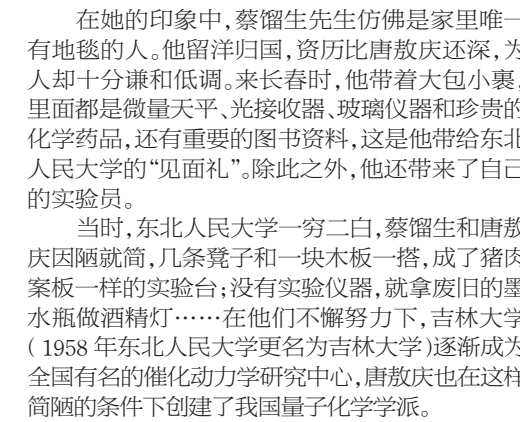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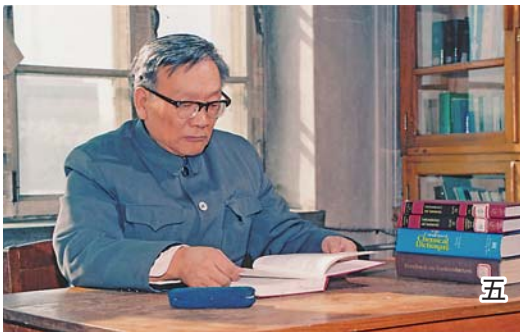
佟冬人记得，家里很多年都没有窗帘，直到她和姐姐长成大孩子了，妈妈才用旧被里改了一条窗帘。

佟冬人记得，家里很多年都没有窗帘，直到她和姐姐长成大孩子了，妈妈才用旧被里改了一条窗帘。



▲ 长春市民在阅读高青海的人物介绍(9月4日摄)。摄影：本报记者林宏

- 图一：中科院名誉主席、中国工程院原院长朱光亚讲话。图二：唐敖庆教授(左)在讲课。图三：王湘浩教授在讲课。图四：经济系教授关梦觉。图五：1995年7月高鼎三教授当选为工程院院士。图六：1980年吴式枢教授当选为中科院学部委员(现称院士)。



中秋节感怀

了。以前过中秋，有大段的时间收拾心情，进了阴历的八月，就有了过中秋的味道。

就是因为中秋节一年比一年不正宗，所以我们才不那么重视它了吧。

月亮的象征团圆，吃月饼有着良好的寓意与寄望。

常”的无奈。关心的人都在身边，过一个团圆的中秋节毫无疑问是好的。

古代的诗人们，极少有把中秋节过得“花红柳绿”的。

中秋节的晚上，抬头望月或举杯敬月的人是幸福的。

月明好读诗

吴重生 这辈子，冥冥之中，总觉得与月亮有缘。

年轻时在金华当记者，老报社后院有一座古楼，名曰“明月楼”。

月明好读诗

晨有露水，露水停留在桂花瓣上，风一吹，花瓣如雨珠般洒落。

杭州的家毗邻西溪湿地，这里水路纵横，树木繁茂，其中不乏桂花树。

节序

韩浩月 在月饼已经不再是大人、孩子们梦寐以求的食物时，中秋丢了魂儿。

你问孩子吃月饼吗，孩子给出的反应通常是摇摇头，硬塞到他们手里是不行的。

忆最

吴重生 这辈子，冥冥之中，总觉得与月亮有缘。

年轻时在金华当记者，老报社后院有一座古楼，名曰“明月楼”。